

論一元論历史觀之发展

普列汉諾夫著

博古譯

第二分册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

第四章 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

十八世紀的唯物主义者曾經坚信：他們已經給了唯心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他們把唯心主义看做过时了的永远被抛弃了的理論。但是該世紀之末已經开始了反对唯物主义的反动，而十九世紀上半期，唯物主义本身却陷于那为大家认为过时了的、最后埋葬了的体系的地位。唯心主义不仅复活了，而且得到了空前的、真正光輝的发展。这当然是有其社会原因的，但是我們在这里且不提它，只来看一看十九世紀的唯心主义較之前一时代的**唯物主义**有无优胜之处，如果有，那末这个优胜之处在哪里？

法国唯物主义每当遇到在自然界或历史上的发展这一問題时，每次都暴露他們的惊人的薄弱，簡直是出于意外的薄弱。即以**人的起源**为例。虽然这一物种之**逐渐发展**的思想，对于唯物主义者不觉得是“**矛盾的**”，但是他們认为这种“猜想”是很靠不住的。《Système de la nature》（“自然体系”。——譯者）（參閱該書第1部分第6章）的著者們說，如果有人起来反对这种猜想，如果有人反駁說“自然是借助于一定数目的一般的和不變的規律而动作的”，并且补充說“人、兽、魚、虫、植物等等从古就存在

着并且永远不变”，那他們“亦将不加反对”。他們不过将指出：就是这种观点亦和他們所闡明的真理并不矛盾。“人沒有被給予知道一切：他沒有被給予知道自己的起源。”——这就是《Système de la nature》的著者們对于这个重要的問題归根結柢所說的一切。

爱尔維修好像更加傾向于人的逐漸发展的思想。“物质是永久的，但是物质的形式是变动的。”——他指出道，并且提起就在現在，人种亦是受气候的影响而变形着^①。他甚至一般地认为一切动物种都是变动的。但是这个健全的思想，他却是用很奇怪的辞句說出来的。按他，动植物各种不同种的“相异”的原因**或在于**他們的“萌芽”的性质已經不同**或在于**他們周圍环境的不同，他們的“教育”的不同^②。

这样，**遺傳性**就排斥**变动性**以及相反。因之，如果我們接受了变动性的理論，我們便應該設想，在相当的环境中从每一个特定的“萌芽”中可以得到任何动物或植物：从槲树的萌芽中，可以得到牛或麒麟。显然，这类“猜想”对于物种原始这一問題的解决不能有所帮助，而爱尔維修本人在一度附帶地說过之后，也从沒有再回到这上面来过。

法国唯物主义者同样不能好好地解釋**社会**发展的現

① 《Le vrai sens du système de la nature》，à Londres, 1774, p. 15. (“自然体系之真諦”，倫敦，1774年，第15頁。)

② 《De l'homme》，Oeuvres complètes de Helvetius, Paris, 1818, t. II, p. 120. (“論人”，“爱尔維修全集”，巴黎，1818年，第2卷，第120頁。)

象。各种不同的“立法”制度被他們描写为只是“立法者”的自觉的創造活动的結果；不同的宗教体系是僧侶的狡猾的結果，等等。

法国唯物主义在自然和历史的发展問題上的这种无力使得它的哲学內容成为非常貧乏的。在关于自然的学說上，这个內容归結为反对二元論者关于物质的片面概念；而在关于人的学說上，他局限于无限地重复和稍稍变动洛克的命题：**沒有先天的观念**。不管这种重复在反对过时的道德的和政治的理論斗争中如何有益，可是它只有在唯物主义者能够应用自己的思想来解釋人类的精神发展时才能有郑重的科学意义。我們已經在上面指出：法国唯物主义者（实在說，就是爱尔維修）在这个方向上曾做了某些极卓越的尝试；可是这些尝试是失敗了的（如果这些尝试成功了，那末法国唯物主义在发展問題上将是极强有力的），而唯物主义者在自己对历史的观点上乃是站在純粹唯心主义的观点上的：**意見支配世界**。只有有的时候，只有极少的时候，唯物主义者在自己的历史議論中以注解的形式插进了下列的命题：某个狂妄的原子，落在“立法者”的头脑中并在其中造成脑的机能的破坏，以致改变整个世紀的历史进程。**这种唯物主义实质上是宿命論**，它沒有为預見事变留下余地，换言之，沒有为思惟的个人进行自觉的历史活动留下余地。

因此，不足奇怪的，对于那些沒有被卷入社会力量斗

爭(唯物主义在这一斗争中是极左派的一个可怕的理論武器)中的有能力的和天才的人們說来,这个学說是**干燥的、阴暗的、悲慘的**。例如歌德就这样批評它³⁴。为着抛弃这个責备,唯物主义不得不抛弃干燥的、抽象的議論而企图以自己的观点去理解和解釋“活的生活”,具体現象的复杂和多样的鏈索。但是在其当时的形态上,唯物主义不能解决这个偉大的任务,而**唯心主义哲学**掌握了它。

在这个哲学的发展上,黑格尔的体系是其主要、最后的一环,因此,在我們的叙述中我們主要地将指出它来。

黑格尔把那些不能理解現象的发展过程,不得不把它們給自己和別人描画成僵化的、无联系的、不能彼此轉化的东西的思想家(不論唯物主义者或唯心主义者)的观点,称为**形而上学**的观点。他以**辯证法**来和这种观点对立,辯证法正是在現象的发展,因之,在其互相联系中研究現象的。

按黑格尔,辯证法是**任何生活的原則**。常常碰到这样的人,他們在說出了某一个抽象的命題之后,极願意承认也許他們錯了,也許和它直接相反的观点是正确的。这是彻头彻尾地浸透着“**寬容精神**”的有教养的人:自己活下去也要給人家活下去——他們向自己的悟性說。辯证法和俗人的怀疑論的寬容毫无共通之处,但是它亦能将直接对立的抽象命題協調起来。我們說,人是要死的,把死看做是完全根据于外部的情况和完全与活人的本性不同

的东西。結果：人有两种屬性：第一，做活人，第二，同样做死人。但是在最深入的观察下可以看到：**生命**在本身中帶着**死亡**的萌芽，并且一般地任何現象在下述意义上都是**矛盾的**，即它从它本身中发展着那些早晚要結束其自身的存在的成份，把它变为它本身的对立物。一切流轉着，一切变动着，沒有力量能够阻滯这个經常的流轉，停止这个永远的运动；沒有力量能够抵抗現象的辯证法。歌德将辯证法人格化为精神的式样³⁵：

In Lebensfluthen, in Thatensturm
Wall'ich auf und ab,
Webe hin und her!
Geburt und Grab——
Ein ewiges Meer,
Ein wechselnd Weben,
Ein glühend Leben,
So schaff'ich am sausenden Webstuhl der Zeit.
Und wirke der Gottheit lebendiges Kleid.^①

① 生潮中，业浪里，
淘上复淘下，
浮来复浮去！
生而死，死而生，
一个永恒的大洋，
一个連續的波浪，
一个有光輝的生长。
我架起时辰的机杼
替神性制造生动的衣裳。 （郭沫若譯：“浮士德”）

在某一分钟运动着的物体既在某一点上，而同时却又在这一点之外，因为假如他只是在这一点之上，那末，至少在这一瞬間，它成了**不动**的了。任何运动都是辩证的过程，生动的矛盾，而由于没有一个自然现象，在解释它时，我们可以不在最后去乞援于运动，那我们應該同意黑格尔，他說：**辩证法**是任何科学認識的灵魂。而且这不仅适用于認識自然。例如 *summum jus summa injuria*^① 这一句老格言的意义是什么呢？是說，当我们既依法行事同时又尊重非法时，行动才最合正义嗎？不，这样議論的只有“庸俗的經驗，愚人的智慧”。这个格言是說，任何抽象的法，当达到自己的邏輯的結局时就变成了非法——即自己的对立物。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可以作为这一点的最鮮明的描繪³⁶。現在請你們看一看經濟現象。“自由竞争”的邏輯的結局是什么？每个企业家力图打倒自己的竞争者，成为市場的唯一的主人。而当然，常常某个路得希尔或王德尔毕尔，能够幸运地实现这个企图。但是这一点指明：自由竞争引导到壟断，即竞争的否定，即自己本身的对立物。或者請看一看，为我们民粹派书籍所如此夸耀的**财产的劳动原則**将引导到什么。只有我的劳动所創造的东西才是属于我的。这是无可再正义的了。而同样正义的是，我按自己的自由意志使用我自己

① [最高的法是最高的非法]。

創造的東西：我自己使用它或者以它交換我因某種原因而更喜歡的別的東西。最後，同樣正義的是我仍然按自己的自由意志——對我來說更喜欢、更好、更有利地去使用我所換來的東西。現在我們設想：我出賣我自己勞動的產物，換取金錢，而金錢用在僱傭工人上：即購買別人的勞動力。使用這個勞動力之後，我便成了價值高過其購買時所花費的價值的占有者。這，從一方面說來，是很正義的，因為大家已經公認，我能够依我覺得更好和更有利的方法去使用我所換來的東西，而另一方面，這却是非常不正義的，因為我剝削了別人的勞動，因而否認了作為我的關於正義的觀念的基礎的原則。我個人勞動所得的財產給我產生由別人勞動所創造的財產。Summum jus summa injuria。而這種 injuria(非法。——譯者)以事物本身的力量產生於幾乎每一個小康的手藝工人，幾乎每一個過得去的農戶的經濟中^①。

這樣，每個現象由於制約他的生存的那些力量本身的作用，或早或晚，但必然地要轉化為它本身的對立物。

^① 這個永遠的和到處的辯證法的統治，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不可理解的；他帶著惡意的懷疑說，除了辯證運動的規律，一切都變化的。我們回答道：是的，真是這樣的，如果你奇怪這點，如果你想辯駁這一觀點，那末請你記着，你不得不去和現代自然科學的基本觀點辯駁。為着使你信服這一點，你只要記起萊伊爾用來為自己有名的著作《Principles of Geology》（“地質學之原理”）作題詞的普萊依斐兒的話就夠了：“當地球經歷着變化的時候，自然的構成卻是一致的而它的規律是唯一地抵抗着一般運動的東西。河流與山岩，汪洋和大陸在一切部分上都變化了，可是指揮這些變化的規律及這些變化所服從的規律却始終不變”。

我們說過德國的唯心主義哲學從現象的發展的觀點上去觀察一切現象，這就是說，**辯證地**觀察現象。應該指出：**形而上學者**亦能夠曲解關於發展的學說本身。他們斷言，不論在自然界，不論在歷史上飛躍是沒有的。當他們說到任何某個現象或社會制度的**產生**時，他們將事情描述為，似乎這個現象或制度，過去某個時候曾經是很小的，完全看不見的，而以後則逐漸生長了起來。當說到同一現象和制度的**消滅**時，相反地以為是它的逐漸的縮小，直至由於自己的極其微小的大小以致完全看不到。這樣地理解的發展，什麼也不能解釋，它預先設想着它所應該解釋的現象的存在而只計算在其中所完成的**量變**。在某一個時期形而上學的思維在自然科學中的統治曾經是這樣地有力，以致許多自然科學家除了把發展只看作是被研究着的現象的大小的逐漸的擴大或縮小，不能作另一想法。雖然從哈爾維時代起，就公認了“**一切生物是從蛋中發展起來的**”，但是這種從蛋中的發展，顯然，沒有與任何確切的觀念聯繫起來，而精蟲的發現立即便引起了一種理論的產生，按這理論在種子的細胞中已經有準備好的、完全發展了的、可是在顯微鏡上才看得出來的小動物；所以一切它的“**發展**”歸結為**生長**。許多聰明的老人，其中包括許多歐洲的著名的進化論社會學者關於“**發展**”亦是這樣議論的，例如關於政治制度的發展，他們說，歷史不作飛躍：va piano...

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坚决地起来反对关于发展的这种畸形的概念。黑格尔辛辣地譏笑它并不可推翻地证明了：在自然界以及在人类社会，**飞跃**乃是和逐渐的量变一样的发展的必然契机。他說：“存在的变化不仅在于，一个数量过渡为另一个数量，而且也在于质量轉化为数量及其相反；而每一个后一类的轉化組成漸進性的**中断** (ein Abbrechen des Allmählichen) 而給現象以与以前不同质的新的形态，例如，水在冷化的时候不是逐渐地……而是立即地冻结的；已經冷到冰点的水，如果还保持平靜的状态它还是液体，这时只要小小的一动，它便突然成了固体。……在道德現象的世界中……同样亦有量到质的轉化，或换言之，就在那里质的区别亦是建設在量的区别之上的。例如，**大一滴滴，小一滴滴**就成了粗忽不再是粗忽而变成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即变成罪恶的界限……例如，国家在其他相等的条件下只由于領土之大小便得到不同的质的性质。某一法律或某一国家制度跟着国家領土之扩大及其公民数目之增加而得到完全不同的意义……”^①。

現代的自然科学家很好地知道：量变如何常常引导到质变。为什么太阳光譜的一部分引起我們的紅色的感觉，另一部分引起綠色以及其他顏色的感觉呢？物理学回答道：这里全部問題是在以太粒子的振动的数目。大

^① 《Wissenschaft der Logik》(“邏輯学”), 第1版, 第1部, 第1册, 第313—314頁。

家知道，这个数目对于每个光谱上的颜色是不同的，从红色至紫色逐渐增加。不仅这样。在光谱中愈接近红色光带的边缘热度愈强，而光谱外，在红色光带之外不远便达到了最高度。这样，在光谱中有着一种特殊的光线，它已经不发光而只燃烧。物理学在这里也说：光线的质是跟着以太粒子振动的数目的变化而变化的。

但是还不仅如此。太阳光引起某种化学作用，例如物质为太阳融解。紫外线及已经不引起我们的光的感觉的所谓紫外线有最大的化学力。太阳光线之不同的化学作用又不外是以以太粒子振动中的量的区别来解释：**量转化为质**。

化学亦同样证实这一点。臭氧较之普通氧有不同的属性。这种区别从哪里来的呢？就在臭氧的分子中，有较之普通氧的分子中不同数量的原子。试以三个碳氢化合物为例： CH_4 （沼气）， C_2H_6 （乙烷）， C_3H_8 （丙烷）。所有他们是按公式组成的 n 个碳原子加上 $2n+2$ 个氢原子。如果 $n=1$ ，那末就有沼气；如果 $n=2$ ，就有乙烷， $n=3$ ，就有丙烷，这样便组成整个行列，这行列的意义任何一个化学家都能告诉你的。所有这些行列一致地证实老的辩证唯心主义者的命题：**量转化为质**。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区别的标记，可是读者仍然还觉得不满意。他问，那大家知道组成黑格尔哲学的全部实质的**三段式**在哪里呢？对不住，读

者，我們之沒有說到三段式只是由于下述的簡單的原因：即它在黑格尔那里絕沒有起那些对于这个思想家的哲学毫无概念而只依例如斯巴索維奇先生的“刑法教科书”^①去研究它的人們所加之于它的那种作用。这些輕浮的人們，充滿着神圣的單純而相信：德国唯心主义者的全部論据归結于援引三段式；老头子不論遇到任何理論的困难，他安靜地微笑着让別人去对这个困难弄破他的可怜的“未开窍的”头脑，而自己則馬上构造三段式：一切現象都依三段式完成的，我遇到的是現象；因之我应乞援于三段式^②。这簡直是如卡罗宁笔下的人物之一所說的瘋人的空話，或者如果你們更欢喜謝德林的說法的話，是反常的

① “梦想着律师的前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叙述道，——我热心地，但是无任何秩序地讀了各种法律书籍。其中有斯巴索維奇先生的刑法教科书。在这书中有各种哲学体系与刑法学之关系的概述。我特別惊奇于黑格尔的著名的三段式，由于三段式，刑罰这样优美地成为法和罪之間的矛盾的調和。黑格尔的三单位的公式在各种最不同方面的应用的誘惑力是大家知道的……不足奇怪的，在斯巴索維奇的教科书中我被它俘擄了。不足惊奇的，以后我便投向黑格尔及很多其他的人”（“俄国思想”，1891年，第3册，第2部，第188頁）。可惜，很可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沒有告訴我們，他对自己之“傾向黑格尔”滿意到什么程度。从各方面看来，显然，他在这方面並沒有走得多远。

②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坚称，去世了的齐別尔在和他爭論中证明資本主义在俄国的不可避免性时“曾使用了一切可能的論据，但在极小的危險下便隱匿于不可改变和不可爭辯的三单位的辯证发展的天幕之下”（“俄国思想”，1892年，第4册，第2部，第196頁）。他同样坚称，馬克思的关于資本主义发展結局的全部（如他所說）預言只是依靠在“三段式”上。关于馬克思下面再說，关于齐別尔我們要指出：我們曾經不止一次和死者談过，可是沒有一次听到过他援引“辯证的发展”。他自己不止一次說过，他完全不知道黑格尔在最新的經济学发展上的意义。自然，一切都可推到死人身上去的，因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說法是駁不倒的。

蠢話。在黑格尔的十八卷全集中，在任何一卷內“三段式”一次也沒有起过**論据**的作用，而且誰如果稍微知道一点他的哲学学說，就会理解，三段式决**不会起这样的作用**。三段式在黑格尔那里的意义，正和在費希特那里一样。后者的哲学是和黑格尔的哲学大不相同的。显然，只有笨虫才能认为：一个哲学体系的主要的特有的标志是**至少为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所固有的特征**。

我們非常抱歉，三段式使我們离开了我們的叙述，可是既然談到它，就应談到底。我們看一看，这到底是一只什么鳥。

任何現象，发展到底，轉化为自己的对立物；但是因为新的，与第一个現象对立的現象，反过来，同样也轉化为自己的对立物，所以，发展的第三阶段与**第一阶段有形式上的类同**。暂时将这种发展的进程符合现实至何种程度这一問題，放在一边；我們假定那些以为这是完全符合于现实的人們是錯的；但是無論如何，很明白的，“三段式”只是从黑格尔的一个命題中**产生**出来的，但是本身完全不是他的基本命題。这是很重大的差別，因为如果三段式正是起着基本命題的作用，那末，那些給它以这种重要作用的人們，真的可以在它的“天幕”之下去找寻保护，但是它既然并不起这样的作用，那末只有那些**听了声响而不知道它从哪里来的人才**会掩藏在它的下面。

显然，“在最小的危險下”，辯证家不掩藏于三段式之

后，而掩藏于任何現象轉化为自己的对立物这一命題之下，情形实质上絲毫亦沒有改变的。但是他們亦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他們之所以从沒有这样做过，是因为上述命題并没有說尽他們对于現象发展的观点。例如，除此以外，他們还說，在发展的过程中，量轉化为质，而质轉化为量。因此，他們需要顾及过程的量的以及质的方面；而这以过程的**现实的实际的**进程要抱注意的态度为前提；这就是說，他們不滿足于从**抽象的命題中产生出来的抽象的結論**，或者至少，假如他們要忠实于自己的世界观就不應該滿足于这样的結論。

“在自己著作的每一頁上黑格尔不断地和不倦地指出：哲学等于**經驗的总和**，哲学除了要求深入于經驗科学之外，沒有如此坚持地要求别的东西……沒有思想的事实材料只有相对的意义；沒有事实材料的思想乃是簡單的妄想……哲学是經驗科学本身达到的**意識**。它不能是別的东西。”³⁷

这就是拉薩尔从研究黑格尔哲学中所得出的对于有思想的研究者的任务的观点^①；哲学家應該成为他願意帮助它到达“自觉”的科学底专家。显然，从专门研究对象到贊揚“三段式”这一詞的輕浮的空談，其間的距离是很远的。請不要向我們說，拉薩尔不是真正的黑格尔派，說他是“左派”，而且曾經鋒利地責备“右派”，因為他們从

① 《System der erworbenen Rechte》，2-te Aufl. Leipzig, 1880, Vorrede, SS. XII~XIII. (“既得权利的体系”，第2版，萊比錫，1880年，序言，第12—13頁。)

事于抽象的体系等等吧。須知拉薩尔直接向你們說，他的观点是直接从黑格尔那里借用来的。

不过，你們也許想把“既得权利的体系”的著者（即拉薩尔。——譯者）的供辞当作不作算的，正如法官之否定亲屬的证辞一样。我們不来爭論和反駁；我且喚局外人——“果戈里时代概述”的著者（即車尔尼雪夫斯基。——譯者）来作证人。

請注意：证人將說得很久并按自己的慣例，將說得很聪明：

“我不是黑格尔的信徒，正如不是笛卡儿或亚里士多德的信徒一样。黑格尔現在已經是屬於历史的人物了，目前已有了別的哲学并且很好地看到了黑格尔体系的缺憾；可是應該同意，黑格尔所提出的原則真的是很接近真理的，而且真理的某些方面这个思想家是以真正惊人的力量提出来的。从这些真理中有些发现是黑格尔的个人的功績；另外一些并不純粹屬於他的体系，而屬於从康德到費希特时代的整个德国哲学，但是在黑格尔以前，没有任何人像在黑格尔体系中写得这样明白，說得这样有力。

“首先，我們指出任何进步的最有成效的基础（这是一般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体系和統治于当时〔十九世紀之初〕的英国和法国人的虛伪的和怯懦的观点的最鋒利和燦烂的區別之所在）是：‘真理是思惟的最高目的；找寻真理——因为在真理中是幸福；不論任何真理，它比一切非真理都好；思想家的第一个責任：不在任何結果面前让步；他

應該準備着為了真理而犧牲自己的最愛好的意見。謬誤是任何沒落的來源；真理是最高幸福及其他幸福之來源。’為估計這個為從康德時代起的德國全部哲學所共有的而特別為黑格爾所有力地說出的要求的異常重要性，應得回想到當時其他學派的思想家以怎樣奇怪和狹隘的條件來局限真理：他們之從事哲學不是為了別的，而是為了以後來‘證實對於他們可貴的信念’，即找尋的不是真理，而是自己的成見的支持；每人在真理中只採取他所喜歡的，而推翻了一切他所不喜歡的真理，公開地承認，他覺得愉快的謬誤較之無所偏好的真理要好得多。這種不關心真理而只關心證實愉快的成見的風度，德國哲學家（特別黑格爾）稱之為‘主觀的思惟’（老天爺！是不是就是因為這，我們的主觀思想家罵黑格爾為詭辯家！——**著者**），為着個人的滿意，而不是為着真理的生動的要求而從事哲學。黑格爾无情地揭破了這個空洞的和有害的遊戲。（听啊！听啊！）作為反對脫離真理而傾向於偏愛自己的願望與成見的必要的預防手段，黑格爾提出了著名的‘思惟的辯證方法’。這個方法的實質就是，思想家不應自安於某個肯定的結論，而應該找尋：在他所思索的對象中有無與這個對象在最初看來相反的質和力量；這樣，思想家迫得從各方面去觀察對象，而對於他，真理只不過作為一切可能的對立意見的鬥爭的結果而出現。用這個方法，代替以前的關於對象的片面的概念慢慢地出現了完全的全面的研究而組成了關於對象的一切現實的質的生動的概念。解釋現實成了哲學思惟的重要職責。從這裡產生了对現實的異常的注意，而以前對於它是不加思索的，無

礼地曲解它以便于自己的片面的成见 (De te fabula narratur!)^①。这样，忠实地、不倦地找寻真理代替了过去的任意解释。但是在现实中一切取决于环境，取决于地点和时间的条件——因此黑格尔承认过去用以判断善恶而不观察产生这一现象的环境和原因的一般辞句——这些一般的抽象的格言是不能满意的：每个对象、每个现象有其本身的意义，而要判断它就应该按其所存在于其中的环境来考察；这个规则表现于这个公式中：‘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是具体的。’即只能观察了一个事实所依存的一切环境之后才能给一定的事实下确定的判断。”^②

这样，在一方面，人们告诉我们：黑格尔哲学的特点是对现实的最注意的研究；对任何特定的对象的最忠实

① [寓言是在讲你啊!]

② 車尔尼雪夫斯基：“果戈里时代俄国文学概述”，彼得堡，1892年，第258—259页。在一个特别的注释中，“概述”的著者很好地解释着这个观察某一现象所依存的一切条件是什么意思。我们再引这个注释于下。“例如，‘下雨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个问题是抽象的；不能加以一定的回答，有时雨带来好处，有时（虽然这种情形较少）它带来害处；应该更确定些问：‘在下种完毕后，一连下五点钟之久的大雨——对于麦子是有益的吗？’——只有在这里回答是明白的和有意义的：‘这雨是很有益的。’——‘但是在同一夏季，当将要割麦的时候，整星期倾盆大雨，——这对麦子好不好呢？’回答是同样明白而正当的：‘不，这雨是有害的。’在黑格尔哲学中一切问题正是这样解决的。‘战争是有害呢还是有益？’一般地，不能确定地回答它。应该知道，说的是什么战争；一切取决于时间和地点的条件。对于野蛮民族战争的害处比较感觉得少；益处更容易感觉些；对于开化民族战争带来的益处较少害处较多。但是例如，1812年之战挽救了俄国人民；馬拉松之战³⁸在人类历史上是最有益的事变。——‘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是具体的。’这一原理的意义就是这样；当对象以全部质和特点以及它所存在于其中的环境而被表象出来，而不从这个环境和自己的生动的特点中抽象起来（如抽象思维所表象的一样；因此抽象思维的議論对于现实生活是没有意义的）的时候，关于对象的概念是具体的。”³⁹